



三国演义：乱世中被忽视的女性

文/傅加群



演义里的烈女

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孙尚香是刘备的妻子，也是孙权的妹妹。赤壁之战前，曹操势大，刘备、孙权两方势力结成同盟。赤壁之战后，曹操溃败，刘备抢先一步夺取了荆州区域的南郡、襄阳两座重要城池。但在孙权集团眼中，曹操原本只冲刘备而来，孙权救了刘备，荆州的所有城池应当归东吴的孙权集团。孙权派鲁肃前往讨要荆州，刘备集团屡次敷衍以对。

为夺得荆州，孙权麾下的周瑜想了一个计谋，将孙权的妹妹嫁给刘备，说服刘备来东吴，再扣押刘备，用他来交换荆州。被当作阴谋重要一环的孙权妹妹，正是孙尚香。确切地说，孙尚香是后来戏曲创作者为了使其名字更动听，重新创作的称谓，《三国演义》只以吴主的妹妹或者“孙夫人”来称呼，并无“孙尚香”之名。

但事情的发展，大大超出了周瑜的预期。孙尚香的母亲吴国太对女儿的幸福很看重，不愿女儿成为政治牺牲品，只想考验刘备是否适合做女婿。最终，吴国太认可了刘备，还阻止孙权等人扣押和伤害刘备。而嫁给刘备的孙尚香，也倾心刘备，屡次救他于危险之中。

后来，孙权集团以吴国太病重为借口，让孙尚香带着刘备的儿子阿斗回东吴，想以阿斗为人质威胁刘备。赵云和张飞及时夺回了阿斗，但孙尚香却回了东吴。此后，孙尚香再也没有和刘备见过面。直至听说刘备亡于沙场，孙尚香大哭，也在东吴“投江而死”。

创作者还难得为这位女性角色写了一首赞美诗，“先主兵归白帝城，夫人闻难独捐生。至今江畔遗碑在，犹著千秋烈女名”，为读者留下了烈女的形象。

常说美人配英雄，纵观《三国演义》，女性角色篇幅虽然远不及男性，但孙尚香、貂蝉等人，还是令人印象深刻。尤其是其中的孙尚香，她本作为历史中的政治牺牲品，但在文学创作者的笔下，其形象却逐渐丰富起来，并且不限于小说，更被不少戏曲创作者重视，持续挖掘人物的复杂性。

历史中的牺牲品

真实的孙尚香，又是什么面貌呢？首先可惜的是，出于时代原因，相关史书对孙尚香，以及更多女性形象的记录，少之又少，我们只能大致揣测其异同。

《三国志·蜀书·法正传》记载，孙尚香“才捷刚猛，有诸兄之风，侍婢百余人，皆亲执刀侍立”。这与《三国演义》的描述一致，刘备和孙尚香入洞房的时候，刘备见到“侍婢皆佩剑悬刀”，吓得“魂不附体”。由此可见孙尚香颇有其兄长孙策之风，勇猛尚武。

除了性情的书写存在相似之处，其余地方则大有出入。史书中的孙尚香，是一个政治联姻的牺牲品。当刘备成为荆州牧后，孙权畏惧刘备的势力，“进妹固好”，将妹妹许配给他以巩固双方的联盟关系。史书丝毫没有提及母亲对女儿的关照，也未见对孙尚香的同情。

至于刘备和孙尚香的深厚感情，也来自创作者的虚构。史书中，面对尚武的孙尚香，刘备每次见她，都感到不安。诸葛亮更是称刘备“东偏孙权之逼，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”，可见刘备和孙尚香的感情并不愉快。因此后来孙夫人带阿斗回东吴，也并非不小心，而确实对刘备集团存有敌意。

孙尚香回东吴后，相关的记录戛然而止。即使她曾经作为人质，为东吴争取过片刻的利益，但最后东吴的史书，并没有过多描述这一个女性的命运。相比史书，《三国演义》将一个作为政治牺牲品的女性形象，改编为从政治牺牲品到倾心刘备，并屡次为之着想，最后不惜跳江殉情的烈女形象。创作者基于旧时代的认知，为读者带来了一个爱情悲剧，也让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有人情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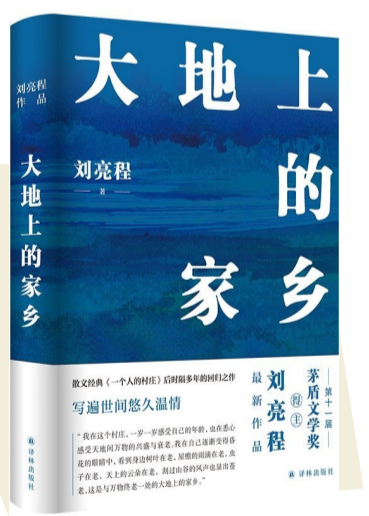
被轻视的真实风采

不过，《三国演义》一书的总体矛盾还是围绕不同势力之间的争霸，刻画来自不同势力的主要男性英雄，因此许多女性形象都为此而服务，失去了更多人物表达的空间，或成为计谋的工具人，或用来衬托男性英雄人物。

心安即归处

——读刘亮程的《大地上的家乡》

文/陈伟雄



乡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。从而使他笔下的乡村，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，更是一个充满诗意和哲理的精神家园。在这个家园里，人们用双手耕耘着土地，用心灵感受自然，用智慧创造生活。

刘亮程的作品没有雄浑大气的时代背景。他作品里生活着一群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乡野小民。如挖坑的老八，做棺材的赵木匠，年轻的铲车司机。他们只关心生计和目光所及的实物，视野之外，无论如何精彩，和他们无关。作者并没有刻意地去描写他们，但他们的形象却深入人心。如在《挖坑捉雁》一文中，对于捉雁人的刻画，并没有浓墨重彩，却在字里行间别样传神，把捉雁人的落寞和怅然刻画得淋漓尽致。这些鲜活的人物置身于这个静谧的原始村庄，他们身上有着乡野上“坚守者”的倔强和质朴。

在《大地上的家乡》一书中，刘亮程对生命、死亡的理解，让我看到了生命的真谛。我们都是宇宙中渺小普通的存在，面对衰老死亡无需恐惧。当我们领悟了万物的规律便能坦然面对自己的终结。在《大地上的家乡》一文中他写道：“我在自己逐渐变得昏花的眼眸中，看到身边树叶在老，屋檐的雨滴在老，虫子在老，天上的云朵在老，刮过山谷的风声也显出苍老，这是与万物终老一处的大地上的家乡。”既然衰老和死亡是生命的必然，我们就应该接受和面对它，保持内心的坦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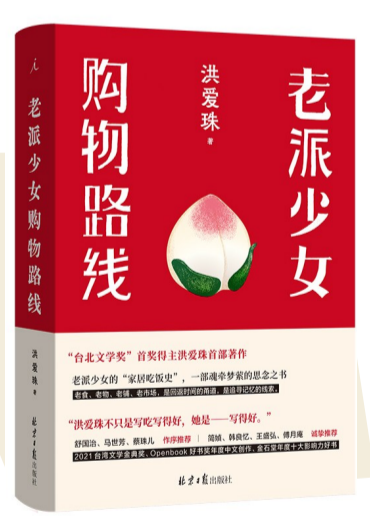
家乡是每个人的根。然而随着现代社会人口的流动和变迁，家乡成了记忆和符号。在刘亮程看来，我们注定是要失去家乡的人。当以前的村庄不能再回去，家乡只是破碎地残存于大地上那些像家乡的地方。每个人都会接受家乡给他的所有，最终活成他自己的家乡。”他的作品唤醒了现代人对家乡的重新审视。

著名作家贾平凹说：“刘亮程的文字如诗，让人心灵得到洗礼，深刻体会到生活的美好”。在现代快节奏的社会里，刘亮程的著作《大地上的家乡》让人找到了心灵的净土。心安即是归处，愿我们都能在他的文字里找到慰藉，让自己疲惫的灵魂在内心构建的家乡中得到释放。

旖旎“食”光，女性力量

——读《老派少女购物路线》

文/徐升



选食材，即使饱受拥挤嘈杂，也乐此不疲。

虑及健康，平时家中对老人小孩的零食颇有限制，只有这祖孙一同外出的时刻，才能稍作“放风”。购物之余，外婆携她到“龙凤堂”饼铺买传统点心，去涌莲寺外的小铺上吃切仔面、米苔目。米苔目是一种以糯米为原料的米粉，白胖、细腻、莹润，甜咸皆宜。或是用油葱虾米清汤煮就，或是加以绿豆沙、碎冰和糖浆做成冷饮，米苔目淡淡的香气萦绕在无优无虑的童年时光中，成为难以忘怀的温馨记忆。她深深感叹，即便外婆已故去多年，但市集老铺如今都在，每每重游旧地，便不觉岁月残酷。

有人说，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，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。然而，那一段独属于母女之间的厨房记忆鲜活滚烫，足以熨平这潮湿带给心灵的褶皱。母亲病笃，她学着上一代的手艺，复刻出朴素的老式美食，用人间烟火气冲淡这一场漫长告别的悲痛。“以后长路走远，恐怕前后无人，把一道家常菜反复练熟，随身携带，是自保的手段。”新鲜润饼皮裹炒制的春蔬炸成春卷，清脆作响；粥里加红黄两色的切块地瓜，温润鲜亮；腌冬瓜剁碎后混着绞肉清蒸，咸鲜可口；还有卤肉，色泽红亮，酥软入味。熟悉的食物如同温暖的松明火把，母亲离去前点燃了它们，为走在茫茫长夜里的女儿照亮回家的路。

这种安抚人心的力量不仅仅局限于血缘，老派饮食背后，更是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。母亲病时，难得发心重修厨房。女儿好友的妈妈是资深室内设计，以妇女对妇女的会意，设计了兼具美观和大量收纳的新厨房，一朝完工，看得母亲眼底生光。母亲去后，女儿再逛老市集买三牲，卖鸡的阿嬷握着她细瘦的手臂，絮絮叮嘱等祭祀完成后把整鸡拿回，她会帮忙剁好。女性间的温暖互助往往以日常烟火为介，紧密联结。这是一种坚韧的力量，在无数个她们之间流淌，滋养着一代代成长的女儿们。

每个人的记忆中，都有一种独属故乡和亲情的食物味道，能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深入血脉骨髓，引领着漂泊无定的灵魂找到来处与归宿。于张爱玲，它是上海初夏时分的一盘炒茼蒿，清鲜诱人；于池莉，它是武汉市井烟火中的一碗热干面，浓郁喷香；于洪爱珠，它是台北芦洲本地的粥粉面饭与家常小菜，暖胃暖心，清淡且熨帖。

洪爱珠在《老派少女购物路线》一书中，借自幼习惯的饮食之道，追寻着祖孙三代之间起承转合的舌尖记忆。叠印母亲和外婆的脚步，她在芦洲安静的老城区内发掘出一条老派购物路线。无论水产肉类，还是果蔬香料，抑或蜜饯糕饼，这条购物路线是一个老式家庭日常饮食的本味源头，不仅藏着让味蕾和胃口一齐雀跃的关窍，更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女性力量，给人以十足的安全感和松弛感。

囿于旧时代对女性的苛刻限制，外婆的才华只能向厨房倾泻，即便如此，她依旧在方寸间开辟出了全新的境界。作为麻利能干“头家娘”，外婆帮着经营外销生意的外公料理连员工、家人在内百余人的吃食，有条不紊，一丝不苟。上至烹调手艺，下至采购门路，外婆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着自己的风格。受此熏陶，儿时的洪爱珠常与外婆一起去老市集挑